

# 齐白石绘画艺术谈片

李娟

(宿州学院 中文系, 安徽 宿州 234000)

[摘要] 齐白石是中国一代国画大师,其绘画艺术作品中融合了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同时汲取了民间艺术的营养,具有独特的审美格调。文章重点阐述齐白石绘画艺术独特的结构与意蕴,以求索其对现、当代艺术的意义。

[关键词] 齐白石; 绘画艺术; 结构; 意蕴

[中图分类号] J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530(2007)02-0086-02

齐白石在中国国画艺术中的崇高地位无人怀疑,他在绘画、诗词、篆刻、书法上的精深造诣,使后辈只能望其项背。齐白石兼擅诗、画、印各艺,在花鸟、人物和山水画方面成就卓著。其一生作花鸟虫鱼最多,“为万虫写照,为百卉传神”<sup>[1]</sup>,工、写皆有造诣。其花鸟画风格继承徐渭、八大山人、石涛、吴昌硕诸家笔墨精神,又融入民间艺术清新质朴的审美情趣。他以农民本色的淳朴情怀,运用老辣生涩的行笔,突破了文人画和画工画固有的传统界定,别开生面,使作品改观传统文人画的总体面貌,洋溢着明快、诙谐的生命力。齐白石尤以水墨描绘虾、蟹、蛙之类见长,画面中笔墨洗练,形象生机勃勃。本文试图从对齐白石绘画艺术作品的爬梳中解读其绘画艺术独特的多元结构与丰富意蕴,突显其在现代中国绘画艺术中的杰出贡献。

## 一、齐白石绘画艺术的多元整合结构

综观和解析齐白石绘画艺术可发现,在不同层面上,齐白石艺术把差别甚大的矛盾两极因素结合起来,将两极共纳于艺术空间,吸收而不是取消两极之间差别,强化造型结构的丰富性、奇特性和差异张力。齐白石之前的文人画家的艺术多是单极结构,清高者则一味清高,写意者则写意到底,因而风格比较单一,尤其是晚清山水画家。“八大”和“八怪”均对此有所觉察,并试图在画意上有所突破,从而打破晚清山水画艺术的单一化。清末民初的吴昌硕对文人画的单一性有更清醒的认识。为了跳出这个框架,他既画高雅富贵的牡丹水仙,也绘普通之极的白菜萝卜,有意集雅俗于一身。齐白石深受其影响,终身追求雅俗共赏的风格。而既画文人画,又画市井民俗的陈师曾则是齐白石的艺术指路人。齐白石继承了前辈的创新,把他们的探索向纵深推进,看到了文人画必须大变的趋势,实现了超越式的“衰变”,把中国花鸟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齐白石绘画艺术的矛盾结构在各个层面都有强劲的表现,他的作品具有典型的文人画风格,但同时画作又散发着泥土的气息。《中国书画精品大典》点评说:“那《牧牛图》、《春耕图》中童年生活的经历,用过的《柴耙》、捉过

的《鲇鱼》,饲养过的小鸡、小鸭,篱笆上的牵牛花,还有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菜、萝卜都一起从他的笔端流出。”齐白石画农村题材不是出于文人式的猎奇,或士大夫居高临下的农家乐情结,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是对生他、养他的农村深深眷恋的自然流露。在中国把农村画得如此生动、朴实而又不失典雅的画家当属齐白石。从性情心性来看,齐白石总保持着赤子之心,这是一种非常高妙的精神境界。齐白石经常生活在回忆、梦境和想象中,精神活动常与现实世界脱离,逆时光而流,返回过去的岁月。在《牧童晚归图》中,齐白石画一牧童牵水牛而归,画面充盈着儿童特有的情趣和欢乐,还题诗一首:“祖母闻铃心始欢,也曾总角牧牛还。儿孙照样耕春雨,老对犁锄汗满颜。”作此画时画家已耄耋之年,犹忆祖母之恩,画中情景和事情都是童年往事,表达的却是在时空的倒错与叠加中对逝去岁月的留恋。齐白石喜爱小动物,在他的艺术里,动物只有运动状态,才能充分展示生命的活力。齐白石的动物题材是通过动物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的,即通过动物之间的关系拟人化展现人的社会性。如一只青蛙被水草拴住了后腿,急得又蹦又跳,另外三个同伴无法解救它,只能蹲在那里干着急。两只小鸡同啄一条蚯蚓,都想独占,各不相让。几只螃蟹正在嬉戏,互相用钳夹击,一只斗输了,其余几只急忙赶过来凑热闹。在《自称》中,老鼠竟然自己上秤钩,想称一下自己的体重,其顽皮无异于小童。齐白石的动物世界就是儿童的世界,动物的关系就是儿童之间非常纯洁的伙伴关系,表现出儿童在嬉戏时流露出的友善、顽皮、好奇、天真、好胜、同情等美好的情感。因此齐白石的画境即是真善美的境界。由此可见齐白石绘画艺术在表现层面上融合了形象个体的写实主义刻画与画面整体的浪漫主义设计,在作品意趣上融合了儿童的天真和老人的深邃。

通观齐白石的花鸟虫草作品,其风格依据不同的题材而变化:描绘小昆虫往往用工笔,描画鼠、蛙、蟹等小动物一般亦工亦写,描画繁花盛开、枝叶茂盛的花草则用大写意。有时在一件作品中

[收稿日期] 2007-01-08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 2007 年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07SK306)

[作者简介] 李娟(1973—),女,安徽灵璧人,宿州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三种风格同时存在,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风格的多样化使齐白石的绘画作品蕴含非常丰富的艺术信息。不同的艺术魅力由于同存于同一件作品中而相互激荡和放大,从而成倍地扩大了艺术感染力。在齐白石的绘画作品中,小虫因花叶的肥厚多汁而愈显其娇小、灵活和可爱,而枝叶因小虫的精巧衬托而愈显其宽厚、稳重和丰满。齐白石兼工带写的独创画法,给“大笔墨之画难得形似,纤细笔墨之画难得神似”<sup>[12]</sup>的矛盾提供了别具一格的解决方法,反映出其在题材选择上花卉与草虫的相互依存,在色彩运用上浓墨重涂与靓色渲染形成的红花黑叶的组合,在风格层面上疾笔重抹的写意与精描细画的工笔的融合,从而彰显了齐白石绘画艺术丰富、奇特的多元结构整合的个性。

## 二、齐白石绘画艺术中的生命意蕴

中国绘画艺术是以哲学为命脉的,中国哲学的特点即是重视生生之德,在中国哲学看来,宇宙不仅仅是一个机械的物质场所,而且是普遍流行的生命天地。这种生生哲学实际上是以诗意的目光看待自然,在自己的亲情晕染中将自然看成等同自我的对象,洋溢着浓厚的审美情调。这种重视生命的哲学天然地给中国绘画一副仙风道骨。中国绘画就是攫取了生命哲学的精气元阳,从而形成以追求生命为根本目标的民族绘画形式。<sup>[3]</sup>“生命是跳荡于中国画之中的不灭的精魂。如山水画创作,千百年来依然是深山飞瀑、苍松古木、幽涧寒潭等,似乎总是老面孔。然而人人笔下皆山水,山山水水各不同。它的艺术魅力就在于似同而实异的表象中所掩盖的真实生命。在花鸟画中,重视蓬蓬勃勃的生命感表现则更为明显。我们从中国花鸟画中,如八大山人天真嬉戏的小鸟、郑板桥竹画的冷冷清韵、吴昌硕笔走龙蛇的藤萝、齐白石跃然欲出的虾趣,都可以聆听到一种生命的清音。

中国画家在绘画功能上强调体验生命、显现生命和安顿生命。中国绘画强调的是活泼泼的生命感,要求画面生动,有一种运动感,画面形式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张力,使得灵气往来,不板滞。中国绘画不仅注重静态画面显示出动态,再现生机勃勃的自然形态,同时还深入到生命的根源处,去发掘宇宙的奥秘和生命的底蕴,从而安顿自己的灵魂,中国画家相信生命的幽深处,自然有烟有雾,一片苍林,一湾静水,都是经过画家心灵的浸染,是自我生命的表征。齐白石绘画艺术则充分体证中国艺术的生命动感,其作品妙趣横生,所画虾蟹形神兼备,这种活泼的趣味和野趣来自于非凡的体悟与技巧,他笔下的线条已化作有生命的虾须和蟹钳,是透明、灵动、生机勃勃的艺术显现。

齐白石的花鸟画最为世人称道,他既能作工笔草虫,又善粗笔大写意,还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创造出精艳的“工虫花卉”。如《贝叶工虫》,画中秋天已至,贝叶由绿变赭、变红,逐渐飘落。失去水分的贝叶呈现出如彩丝织就的筋脉,细密精巧。蜻蜓飞来,蝉在鸣叫,蝈蝈也从枯草里爬到明光光的地上,生命的美丽与枯萎,秋色的清冷与热烈,被画家编织于同一时空中,精致的工笔勾勒与写意笔法形成奇妙对比,却又相当和谐。齐白石笔下的花卉昆虫,虽是精小敏捷之物,但处处显现生命的灵气和悟性。如蹦跳活现的螳螂,跃然漫游的河虾,轻盈亭立的蜻蜓,灿黄秋艳的菊花等等,皆具灵性天趣,蕴映宇宙元气与生命之力。齐白石在花鸟画中融入浪漫情怀,提炼出某种玄思和哲理。他的花鸟虫草表现的是天地之造化,万象之生命。他的浪漫是对生命的浪漫,哲理是生命的哲理。他的许多作品可视为禅画,却没有禅画的冷寂,增添的倒是生命的热烈赞颂,是对活泼灵动的生命感

的追求。观其作品真似“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有濛濛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sup>[14]</sup>。他的绘画意象是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的体现,虽为瞬间想象,却与生命气象相连,人品高洁,生命清远,超然宇宙之外。正如傅抱石所说:“一切艺术的真正要素乃在于生命,且丰富其生命。有了生命,时间和空间都不能限制它。”<sup>[15]</sup>“传写物态,蔚然生意”是对齐白石花鸟画的最真综括。寥寥几笔,把“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美景痛快淋漓地勾画出来,但是一只老蝉或黑亮的蝴蝶在叶中飞舞或爬行,这黑红两色突出了秋的丰腴。从常理而言,秋尽则红叶将谢,老蝉将亡,但在齐白石的画里,却充溢着生命饱满、张扬的意趣。《荷影蝌蚪》中画家则在虚拟的水面上画出一只横斜而出的荷花,水波中摇曳着荷影,众多的蝌蚪见水中花影,不知为何物,纷纷游来看个究竟,水中的世界只是另一个世界的投影,生命的亦真亦幻蝌蚪焉知?画中禅机引人深思。至于《蛙声十里出山泉》更是构思奇巧,只画了几只可爱的小蝌蚪,随湍流而下,细观此画,仿佛听到源头的蛙声与山涧流水声。无声胜有声,含蓄隽永,构思奇妙。这幅画的魅力还在于追溯了生命的起源和发展。诗中写的是蛙声,画的却是蝌蚪。蝌蚪出山,边游边长,十里山涧,数度蜕变,最后变成蛙鸣震谷的青蛙。画家画的是生命的初始阶段,生命的变化却需鉴赏者自己去想象。湍急的山泉象征生生不息的生命,而奋力游动的蝌蚪则是生命的亮点,此画意之所在。齐白石绘画精品件件蕴涵生命哲理意趣,所绘花木草虫、松兰梅竹,令人感悟“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sup>[16]</sup>的佛性妙谛。其许多作品充满哲理和玄机。无论是花鸟画、山水画或人物画,齐白石的绘画用笔都以简约的文字蕴涵丰富的生命情感,由物象感悟性情,以神似寄象,气度沛然,风貌博大。其画意以自然灵趣蕴涵人文精神,艺术表现于“似与不似之间”。画家笔下生物拟态,皆笔笔精到妙处,以神似体悟生命气韵。

总之,齐白石继承了传统文人画而又抛弃了文人画的僵化程式;继承了传统民间美术而又抛弃了民间美术中那些低俗因素,将高度精粹化、修养化与人格化的文人艺术与质朴、刚健、开朗、幽默的民间艺术凝成了一个新的生命,给20世纪的中国画注入了健康的生命力。评论家刘曦林点评齐白石艺术说:“如果说那浓厚的乡土气息、淳朴的农民意识和天真浪漫的童心、富有余味的诗意是齐白石艺术的内在生命,而其热烈明快的色彩、墨与色的强烈对比、浑朴稚拙的造型和笔法、工笔与写意的极端合成、平正见齐的构成,作为齐白石独特的艺术语言或视觉形成而言,则是其艺术的外在生命。”<sup>[17]</sup>齐白石艺术的内外结构都是鲜明的两极框架,两极整合及内在的差异张力使其艺术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齐白石艺术多元结构并存的艺术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多元性整合,释放出一种差异张力,成就了其艺术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奇异感。

## 参考文献

- [1]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 [2]徐建融.传统的兴衰[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
- [3]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4]徐琛.中国绘画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 [5]薛永年.中国绘画断代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 [6]陶文鹏.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